# 四庫全書薈要

乾隆御览本

史部

# 十六國春秋卷七十九

## 蜀錄四

### 李輔

李輔字玄政慕之長子特兄也銳勇有武幹初益州刺史趙廞殺其弟咸冦將軍庠及其子弘等慮特等為變乃命輔與特驤俱為督將安慰其衆及特承制拜為驃騎將軍官桑之敗為益州刺史羅尚所殺雄即王位追

諡齊烈王子忠嗣

李庠

李庠字玄序特第三弟也少以氣烈為鄉里所稱仕郡督郵主簿當官皆以美績著聞元康四年察孝廉不就後以善騎射舉良將亦不就州郡以庠才兼文武舉房異一作秀異固以疾辭州郡不聽以其名上聞中護軍切徵不得已而應之拜中軍都騎督弓馬便捷膂力過人時論方之鮮卑文鴦洛陽方亂稱疾去官性在任俠好濟

人難以是州黨莫不附之與六郡流民避難梁益道路有疾病饑厄者常營護隱恤賑施貧乏大收衆心初至蜀益州刺史趙廞敬異之一作深器與論兵法無不稱善每謂所親曰李玄序蓋亦一時之關張也以為冠軍將軍及特有異志委以心膂之任表為部曲督使招合六郡壯勇至萬餘人以討叛羌功表為威寇將軍假赤幢曲蓋封陽泉亭侯賜錢百萬馬四十匹廞忌害其能誣以大逆殺之被殺之日士庶莫不流涕時年五十五雄即

成都王位追謚梁武王

李驤

李驤字玄龍慕之少子特弟也驍銳武幹與諸兄弟等初殺縣令屯聚樂鄉起兵應特特承制拜驍騎將軍每從征伐屢立戰功特死雄立益州刺史羅尚數攻郫城雄使朴泰誘尚襲郫城約為内應尚信之泰要發火遣隗伯諸軍攻郫驤設伏於外以長梯上伯軍伯軍見火起爭緣梯上驤放兵擊之大破尚軍遂攻㨗為斷尚糧

道殺太守龔恢及功曹楊渙進攻益州殺别駕許延延妻杜氏有美色驤欲納以為妻杜氏號哭守夫尸罵曰汝輩逆賊無道死有先後寧當久活我杜家女豈為賊妻也何不速殺我驤怒遂殺之雄即王位以驤為太傅晉永嘉四年梓潼内史焦登據涪城時羅尚死長沙太守皮素代為益州進治三闗驤急攻登素勑張順楊顯救登尚子宇恨登不供其軍實素怒宇欲治其罪為宇所殺建平都尉暴重殺宇巴郡大亂不果救登驤於是

攻登益急登兵窮士饑遂生得之送之於雄雄乃殺登巴西梓潼盡為雄有矣其後雄梁州刺史李鳳叛於巴西驤以太傅行大將軍討斬之轉攻越巂及朱提獲太守李釗進都督中外諸軍事大將軍領中護軍西夷校尉録尚書總統以玉衡二十年冬卒追贈相國謚曰漢獻王及壽僭即帝位追尊謚曰獻皇帝

李蕩

李蕩字仲平特次子也好學有容觀特承制拜鎮軍將

軍特初稱制晉河間王司馬顒遣督護衙博討之進屯梓潼朝廷復遣廣漢太守張微軍於德陽南夷校尉李毅又遣使兵五千助益州刺史羅尚尚遣督護張龜軍於繁城三道並進以攻特營特使蕩與雄襲博特躬擊張龜龜衆大敗蕩又與博接戰連日博亦敗績死者大半蕩追博至漢德博走葭萌蕩轉掠巴西巴西郡丞毛植五官襄珍以郡迎降蕩 缺 附百姓安之進攻葭萌博又遠遁其衆悉降遂拔梓潼巴西郡特於是進攻

張徵徵依高據險與特相持連日時特與蕩分為二營徵候特營空虛遣步兵循山攻之特逆戰不利山險窘迫衆不知所為羅準任道皆勸引退特量蕩必來故不許徵衆至稍多山道至狹惟可一二人行蕩軍不得前謂司馬王幸曰父在深冦之中是我死日也乃衣重鎧持長矛大呼直前推鋒必死殺千餘人徵衆來相救蕩軍皆殊死戰無不一以當百徵衆遂潰拔特於重圍之中特欲釋徵還涪蕩與王幸進曰徵軍連戰士卒傷殘

智勇俱困宜因其弊一戰擒之若舍而寬之徼養病收亡餘衆更合圖之未易也特從之復進攻徼徼潰圍而走蕩率水陸追之殺之於巴西生擒其子存以徼喪還之其後二年宫兵殺特於官桑蕩與雄共保北營羅尚遣督護張龜何冲左汜等軍繁城涪陵樂紳等起兵應尚蕩攻紳破之左汜率衆乘虛襲營氐符成隗伯時在營中叛以應汜營垂欲破會蕩破紳還遣與汜遇遂大破之成伯將其黨突出詣尚蕩策馬追擊中矛而死雄

祕不發喪以安衆心及雄即成都王位追贈廣漢壯文公

李始

李始字伯起特長子雄異母兄也特承制拜武威將軍雄既僭位累遷太保加折衝將軍善撫士衆衆多歸之時人為之語曰欲養老屬太保及期之殺班也以始為征東大將軍代建寧王越鎮江陽始先欲附壽謀共討期壽不從始怒說期取壽期又不許後壽用龔壯計襲

破成都期自殺始亦被誅并其兄弟十餘人

李琀　稚　玝

李琀蕩長子也次稚次都又次玝初琀爲侍中中領軍稚以安東將軍屯晉壽武都氐楊難敵來奔稚受其賂遺縱還武都難敵恃險驕慢多爲不法攻走陰平太守羅演（演稚之舅也）稚自悔失計白兄琀亟欲請討雄許之乃遣琀與稚及將軍樂次費佗李乾等由白水橋進攻下辨征東將軍壽督琀弟玝攻陰平難敵遣軍來拒壽玝

不得進而琀稚徑至下辨武街難鬲斷其歸道四面攻之深入無繼皆為氐衆所殺士卒死者數千人琀有才望志尚雄欲傳以為嗣及聞其死深痛悼之不食數日言必流涕雄死班嗣偽位玝與期越咸來奔喪玝勸班遣越還鎮并出期為梁州刺史班猶豫未許反遣玝還鎮涪城期越竟弒班於臨次并殺其兄領軍都玝遂奔晉歷巴郡襄陽宜都太守龍驤將軍永和三年從征西至於山陽戰死

## 李安

李安字武龍少養於外家羅氏元康元年避地入蜀從特征伐以勇烈聞特遂子之驍騎將軍驤引為帳下督護數有戰功甚見信愛羅尚遣符成隗伯攻郫城驤逆戰不利被傷落馬卧未能起士衆皆散惟安與任回在左右隗伯帥數千騎來叱安曰武龍吾所取有人卿宜避我去安瞋目呵之曰吾不相與因躍馬直前刺之伯逡巡而退

李離

李離特妹婿琀之子也初為梓潼太守朝廷遣建平太守孫阜進次德陽琀勸流降阜離聞之因與雄謀襲阜軍阜軍敗績流深奇之委以重任雄即成都王位進為太尉事無巨細悉以任之永嘉初關中流民鄧定訇氏等掠漢中乘勢以叛巴西太守張燕遣牙門武肇漢國郡丞宣定圍之鄧定等求援於雄雄遣離與李璜等帥兵入漢中赴援太守杜孟治聞離至命燕釋圍保城離

至先破武肇營次攻宣定復破之燕懼將百騎走離等復大破之州軍皆散孟治開門退走離盡徙漢中民於蜀遂屯據梓潼其後部將天水訇琦張金苟等叛殺之送離母子於羅尚尚斬以狥遂分其室

羅氏

特妻羅氏略陽人僕射羅演之妹也生蕩與雄時蕩等屯北營羅尚遣牙門左汜黄誾來攻營中氏符成隗伯叛應之羅氏擐甲拒戰伯手刃傷其面羅氏奮擊不輟

氣烈益壯蕩還得免雄稱成都王尊爲王太后及即帝位尊爲皇太后以雄玉衡元年卒雄信巫覡之言多有忌諱至欲不葬司空趙肅切諫雄乃從之又欲申三年之禮羣臣多諫弗納太傅驤謂司空上官惇曰今方難未靖一作彌吾欲固請不聽主上終諒闇君以爲何如惇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故孔子曰何必髙宗古之人皆然但漢魏以來天下多難宗廟至重不可久曠故縗絰至哀而已驤曰任回方至此人决於行事且

上常難違其言待其至當與俱請及至同回入見驤免冠流涕固請公除雄號泣不許回跪而進曰今王業初建凡百草創一日無主天下惶惶昔武王素甲觀兵晉襄墨經從戎豈所願哉為天下屈已故也願陛下割情從權永隆天保遂强扶雄起釋服親政雄涕泣從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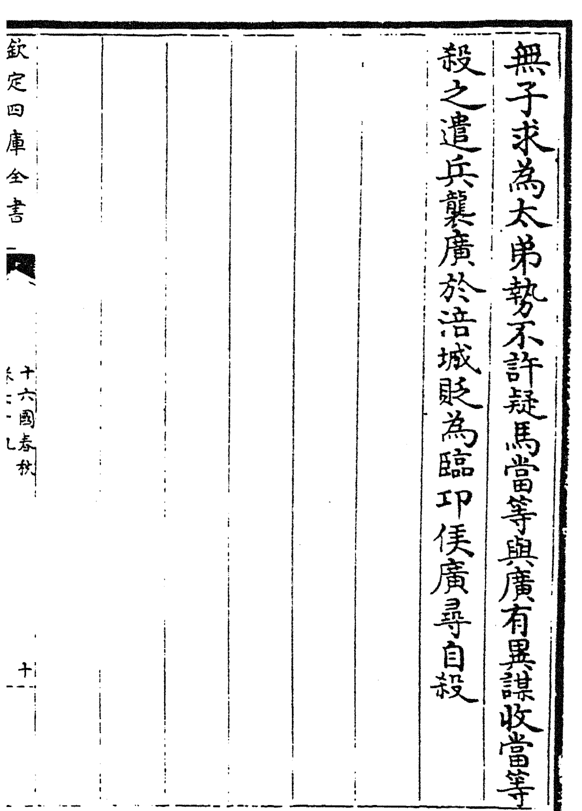
任氏

雄妻任氏天水人僕射任顏之姊也以建興元年立為王后任氏無子有妾子十五人長子越次子霸第四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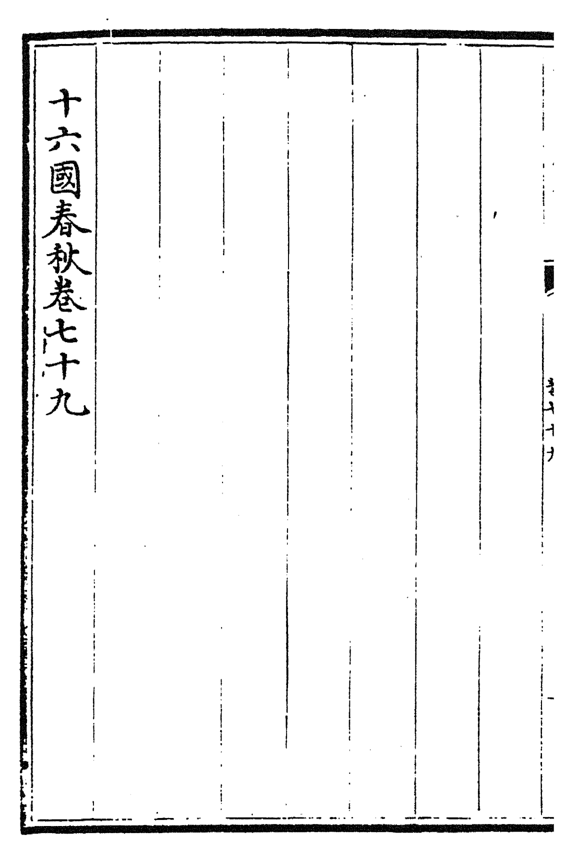
期皆為任氏所養諸子保約等期既僭立尊為皇太后拜凡越相國大將軍録尚書事封建寧王仲凡霸鎮南大將軍弟保鎮西大將軍約等皆有拜授其後盡為壽所殺任氏亦以憂憤死

閻氏

壽妻閻氏略陽人閻䧙之族女也一云天水人以漢興元年立為皇后閻氏無子壽納李鳳女生勢及廣閻氏子之勢後嗣位尊為皇太后署廣為大將軍封漢王廣以勢



無子求為太弟勢不許疑馬當等與廣有異謀收當等殺之遣兵襲廣於涪城貶為臨邛侯廣尋自殺



十六國春秋卷七十九

十六國春秋卷八十

蜀録五

閻或一作式

閻或天水人也特初起兵數使或至羅尚求寛流民限期乃版為始昌令及特承制任為謀主雄即王位累遷尚書令時建國草創素無法紀諸將恃恩各爭班位或上疏曰夫為國制法動尚仍舊漢晉故事惟太尉大司馬

執兵太傅太保父兄之官論道之職司空司徒掌五教九土之差秦寘丞相總領萬幾漢武之末遂以大將軍統政今國業初建凡百未備諸公大將班位有差降而競請私寘不與典故相應宜立制度以為楷式雄從之其後去雄依太尉離於梓潼部人訇琦張金苟等叛殺離或亦被害雄甚悼之

尹奉

尹奉南安人晉永昌元年以零陵太守為寧州刺史南

夷校尉加安西將軍奉威刑緩鈍政治不立為大將軍壽所破遂舉州降時晉咸和八年也雄遣奉於蜀南中盡為雄有其後奉仕李氏位至衛將軍右丞相

## 王載

王載字元始新都人也有才智幹略娶寧州刺史李毅女秀載將家避地在南遑毅亡州文武以秀明達有父風（一作才）遂推領州事又以載領南夷校尉龍驤將軍秀獎厲督戰食糧已盡但茹草炙鼠為食秀伺夷怠緩輙

出軍掩破之載後為漢嘉太守太傅驤攻破朱提等郡載懼以郡迎降仕雄至騎都尉龍驤長史

李釗

李釗字世康廣漢郪人也祖旦字欽宗光禄郎中主事父毅字允剛歷寧州刺史加龍驤將軍封成都内侯釗世秉儒學有格望以父任為謁者僕射除壽林侯相不就為尚書外兵郎晉光熙三年毅為叛夷所攻疾病困於窮城不能討戰上表請援時雄寇蜀郡救兵不得進

釗聞父阨表求赴難馳至牂牁夷復斷道停住交州以
寧州城中無穀父疾病未知吉凶遂不食穀惟茹草首
尾三年得至寧州父已喪文武復偪釗領州府事懐帝
乃除釗平寇將軍領安夷護軍西夷校尉大得衆心及
王遜爲寧州刺史表釗爲朱提太守尋遷越嶲治南廣
以禦雄數破雄軍殺大將樂初雄王衡十三年太傅驤
與任回分兵攻朱提越嶲城陷被獲尋而自蜀逃歸遜
仍以釗守越嶲雄復遣驤及任回攻之釗自南秦與漢

嘉太守王載並力來拒戰於温水敗績遂以二郡迎降釗到成都雄待遇甚厚朝廷儀式喪紀之禮皆决於釗

命班以師禮事之

范長生　貴

范長生涪陵丹興人也一名延久又名九重又名支字元壽巖居穴處求道養志甚有名德兼善天文頗曉術數年過百歲藝林伐山云長生先事劉玄德至特時一百三十餘年為蜀人所重

奉之如神雄欲迎致立為君長而臣之長生固辭曰推

步天元五行大會甲子祚終於李非吾節也雄即成都王位長生自西山乘素輿詣成都雄迎之於門執版延接即日拜丞相尊之曰范賢故又名賢勸雄稱尊號加長生天地太師之號封西山侯以雄王衡八年辛子貢嗣貢初為侍中後嗣父爵為丞相晉永和三年勢為大司馬桓温所滅其遺黨故尚書僕射王誓鎮西將軍鄧定平南將軍王潤將軍隗文蕭恭文等舉兵反衆各萬餘温自擊定使袁喬擊文皆破之使益州刺史周撫鎮

彭模斬王誓王潤温留成都三十日振旅還江陵尋而鄧定隗文等入據成都征虜將軍楊謙棄涪城退保德陽遂陷日南殺督護劉雄共立賁為帝而奉之以父長生為雄國師蜀民愛之賁由是以妖異惑衆聚至數千蜀人相率歸附後二年周撫與龍驤朱燾擊賁首斬之

益州遂平

楊褒

楊褒略陽人仕特將兵都尉雄稱尊號累遷左僕射尚

書令直言敢諫無所忌諱雄初得蜀用度不足諸將每
進金銀珍寶多有以得官者襃諫曰陛下為天下主當
網羅四海英豪何有以官爵買金銀耶雄遜辭謝之後
雄因酒醉推中書令杖太史令襃進曰天子穆穆諸侯
皇皇安有天子而為酗也雄慚而止雄無事小出襃於
後持矛馳馬過雄雄怪問之對曰夫統天下之重者如
臣乘惡馬而持矛急之則慮自傷緩之則懼其失是以
馬馳而不制也雄悟即還遂不復出晏平三年冬十二

月褒卒贈丞相太師謚曰莊

譙秀一作焦

譙秀字元彦巴西人也祖周以儒學著稱顯名蜀朝秀少而静默不交於世知天下將亂預絶人事雖内外宗親不與相見郡察孝廉州舉秀才皆不從及雄據蜀略有巴西太傅驤驤子壽皆慕秀名具束帛安車徵之亦不應一云或以禮招或以威迫而秀終不應命常冠弁弊衣躬耕山藪龔壯常歎服馬桓温滅蜀上疏薦之朝廷以秀年在篤老兼

道遠故不徵遣使勅所在四時存問尋而范賁蕭敬相繼作亂秀避難宕渠川中鄉人宗族依憑之者以百數秀年出八十衆人以其篤老欲代之負擔秀拒曰各有老弱當先營護吾氣力自堪此不以垂朽之年累諸君也年九十餘無疾而卒

## 龔壯

龔壯字子偉巴西處士也潔己自守與鄉人譙秀齊名父叔皆為特所殺壯欲復仇力弱不能故積年不除喪

壽成漢中與期有隙數以禮聘壯壯雖不應聘恐其見害乃不得已往見之壽因問以自安之策壯說曰巴蜀之民本皆晉臣節下若能發兵西取成都稱藩於晉誰不爭為節下奮臂前驅者哉且舍小從大以危易安莫大之策也惟將軍圖之壽以為然遂率衆攻成都克之既即偽位以安車束帛聘為太師壯誓志不仕其所贈遺一無所受特聽縞巾素帶居師友之列會天久雨百姓饑墊壯上書說壽歸晉允天心應人望永為國藩如

此則名垂不朽福流子孫壽省書內慙遂秘藏之壽又遣使入胡欲連衡為寇約分天下壯切諫曰陛下與胡通孰若與晉通胡豺狼國也既滅晉不得不北面事之若與之爭天下則强弱異勢此虞虢之成範已然之明戒願陛下孰慮之羣臣咸以壯言為然壽乃止壯因作詩七篇託言應璩以諷壽壽報曰省詩知來意若今人所作乃賢哲之話言也若古人所作則死鬼之常辭耳壯以為人之行莫大於忠孝既假壽試期私報父叔之

仇又欲使其歸順朝廷以明臣節壽既不從乃詐稱耳聾手不制物辭疾歸家惟研考典籍譚思文章以經史自娛終身不復至成都至勢嘉寧初卒壯每歎中夏多經學而巴蜀鄙陋兼遭李氏之難無復學徒乃著邁德論文多不載

張寶

張寶略陽人仕雄為别將天水訇琦等叛殺太尉離寶弟全在琦中雄謂寶曰汝能得梓潼吾以李離之官賞

汝寳素兇勇乃反爲奸先殺人而亡奔梓潼琦等信之委以心腹㑹益州刺史羅尚遣使至梓潼慰勞琦等琦等出迎寳從後閉門琦等奔巴西遂得梓潼雄即日拜寳爲太尉

李洪

李洪廣漢人聚流民數千入定陵作亂自稱李勢子太和中因刺史劉李連失於撫綏巴西人趙續伯蜀人李金銀等共推洪爲主言當以聖道王年號鳳凰私署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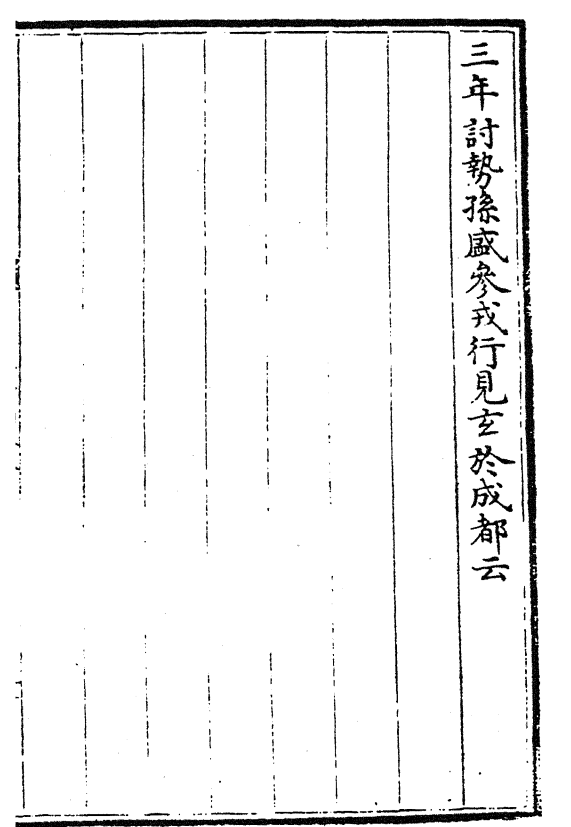
官妖惑百姓李連討斬之

李高

李高隴西人也詐稱李雄子攻破涪城梁州刺史楊亮棄郡逌走捷為太守周楚遣其子師兵討平之

劉玄

劉玄漢昭烈帝之曾孫甘陵王永之孫也永以咸熙元年東遷洛陽拜奉車都尉封為鄉侯值永嘉大亂劉氏子孫絶滅惟玄奔蜀雄署為安樂公以嗣後主後永和


三年討勢孫戚參戎行見之於成都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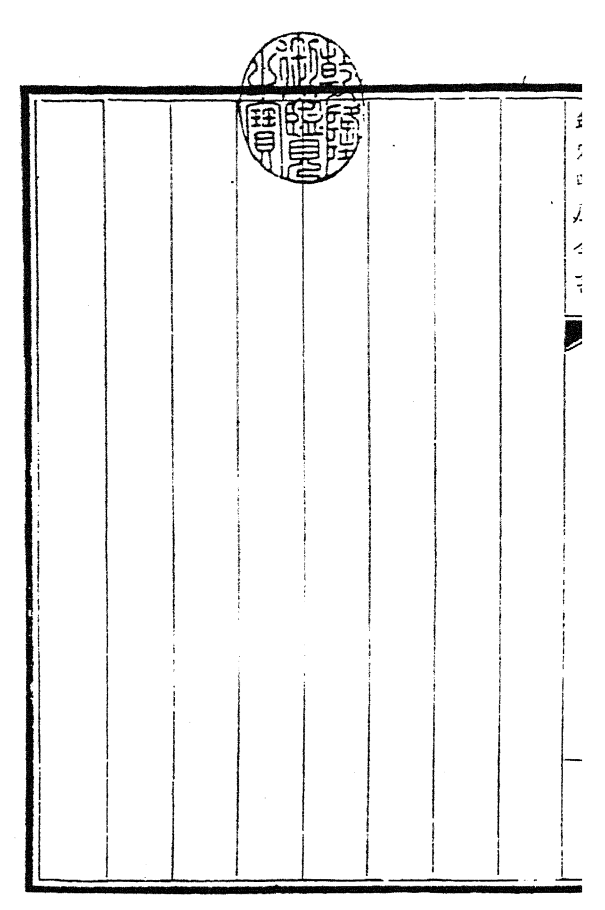
十六國春秋卷八十

謹案卷七十八第十八頁前六行且蜀土富實刋

本實訛貴今改

卷七十九第十頁前二行遣兵襲廣於涪城刋本

襲訛龔今改





覆校官編修臣張秉

校對官編修臣裴

謄錄監生臣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十六國春秋卷八十一至八十四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十六國春秋卷八十一

後涼録一

呂光

呂光字世明略陽氐人也父婆樓佐命苻堅官至太尉光以石氏建武四年生於枋頭夜有神光舉家異之故遂以光為名年十歲與諸兄弟遊戲邑里好為戰陣之法羣童咸推為主割土處中部分詳平群童歎服不好

讀書惟樂鷹馬及長連結賢豪好施待士身長八尺四寸目重瞳子左肘生肉印性沉重質略一作朴寬大有度量喜怒不形於色時人莫之識惟王猛布衣時見而異之曰此非凡人也言之於苻堅舉賢良除美陽令夷夏愛服隣境肅清遷鷹揚將軍從征張平戰於銅壁刺平養子蚝中之自是威名大著苻雙反於秦州堅將楊成世為雙將茍興所敗光與王鑒討之鑒欲速戰光曰興初破成世好氣漸長宜持重以俟其敝興乘勝輕來糧

竭必退退而擊之可以破也二旬而興退諸將不知所為光曰揆其奸計必攻榆眉若得榆眉據城斷路資儲復贍非國之利也宜速進師若興攻城尤須赴救若其奔也彼糧既盡可以滅之鑒從之果敗興軍從王猛平慕容暐封都亭侯苻重鎮洛陽表光為長史及重謀反堅聞之曰長史呂光忠孝方正必不與之同謀馳使命光收重檻車送之尋入為太子右率甚見親重蜀人李焉一作烏聚衆二萬攻逼益州以光為破虜將軍率兵討

滅之還步兵校尉苻洛反光又擊平之拜驍騎將軍秦建元十九年春正月堅既剋平山東士馬强盛遂有圖西域之志乃以光為使持節都督西域征討諸軍事率將軍姜飛彭晃杜進康盛一作隆等總步兵七萬鐵騎五千討西域以隴西董方馮翊郭抱武威賈虔弘農楊頡為四府將佐堅太子宏執光手曰君器相非凡必有大福宜深保重行至高昌聞堅寇晉光欲更須後命部將杜進曰節下受任金方赴機宜速有何不了而更留乎

冬十二月光進及流沙三百餘里無水將士失色光曰吾聞李廣利精誠玄感飛泉湧出吾等豈獨無感致乎皇天必將有濟諸君不足憂也俄而大雨平地水深三尺進兵焉耆其王泥流率其傍國請降惟龜茲王帛純帛一作白拒命不降光軍其城南五里為一營深溝高壘廣設疑兵以木為人被之以甲羅列壘上將為持久之計帛純驅徙城外人入於城中附庸侯王各嬰城自守至是光左肘肉印隱起成字文曰巨霸營外夜有一黑物

大如斷堤動揺有頭角目光若電及明而雲霧四塞遂不復見旦視其處南北五里東西二十餘步鱗甲隐於地所昭然猶在光笑曰黑龍也俄而雲起西北暴風滅其迹杜進言於光曰龍者神獸人君利見之象易曰見龍在田德施普也斯誠明將軍道合靈和德符幽顯所致願將軍勉之以成大慶光有喜色遂進軍攻龜兹城其夜夢金象飛越城外光曰此謂佛神去之胡必亡矣攻城益急帛純乃傾國財寶重賂于獪胡以求救獪胡

王遣其弟吶龍侯將馗率騎二十餘萬并引温宿尉須等諸國王及諸胡內外合七十餘萬人來救胡便弓馬善矛矟鎧如連鏁射不可入又以革索為羂策馬擲人多有中者衆甚憚之諸將咸欲每營結陳案兵拒之光曰彼衆我寡營又相遠勢分力散非良策也於是遷營相接按陣為勾鏁之法精騎為遊軍彌縫其闕戰於城西大敗之斬首萬餘級帛純收其珍寶逭走王侯降者三十餘國光入其城城有三重廣輪與長安城等城中

塔廟千數又以種田畜牧為業男女皆翦髮垂項宮室壯麗煥若神居光乃大饗將士賦詩言志命參軍京兆段業著龜茲宮賦以記之胡人奢侈厚於養生家有蒲桃酒或至千斛經十年不敗士卒淪沒酒藏者相繼又有千斛蒲桃士卒取實來離宮別館傍盡種之因得其樂器有箜篌琵琶五絃笙笛簫觱篥毛圓鼓都曇鼓荅臘鼓腰鼓羯雞婁鼓鍾鼓其等十五種為一部工二十人歌曲有善善摩尼解曲婆迦兒舞曲有天殊勒鹽曲

諸國憚光威名貢款屬路光撫寧西域威恩甚著桀黠胡王昔所未賓者不遠萬里望風歸附上漢所賜節傳光皆表而易之立帛純弟震為龜茲王撫其遺衆建元二十年秋八月光上疏奏捷于堅堅知光平西域以為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玉門巴西諸軍事安西將軍西域校尉進封順鄉侯增邑一千戶道絕不通建元二十一年春正月光既平龜茲以龜茲饒樂遂有留居之志始獲天竺沙門鳩摩羅什先是光軍未至什謂龜茲王

曰國運衰矣當有勍敵目下從東方來宜恭承之勿抗其鋒純不從至是果敗光未測什智量見其年少乃以凡人戲之强妻以龜茲王女拒而不受光曰道士之操不踰光父何所固辭因飲以醇酒同閉密室什既被逼遂虧其節或令騎牛及乘惡馬欲使墮落什常懷忍辱曾無愠色光還中路置軍山下將士已休什曰不可在此必見狼狽宜徙軍隴上光不納夜果大雨洪潦暴起水深數丈死者數千人遂深異之光欲留王西國什謂

光曰此凶亡之地不可淹留推運揆數將軍宜速東歸中路自有福地可居光乃大饗文武博議進止衆咸請還光乃從之三月光以駝二萬餘頭致外國珍寶及奇伎異戲殊禽怪獸千有餘品駿馬萬餘匹而還秋九月光自龜茲還至宜禾秦涼州刺史梁熙謀閉境拒之高昌太守楊翰言於熙曰呂光新破西域兵强氣銳其鋒不可當也度其事意必有異圖且今關中擾亂京師存亡未知自河已西迄於流沙地方萬里帶甲十萬鼎峙

之勢實在今日若光出流沙其勢難敵高梧（一作高桐）谷口險阻之要宜先守之而奪其水彼既窮渴自然投戈如其以遠不守伊吾之關亦可距也若度此二阨雖有子房之策無所施矣地有所必爭真此機也熙不從美水令犍為楊（一作張）統說熙曰主上傾國南討覆敗而還慕容垂擅兵河北泓沖寇逼京師丁零雜虜跋扈關洛州郡姦豪所在風扇王綱弛絶人懷利己今呂光迴師其志難測將軍何以抗之熙曰誠深憂之未知計之所出

統曰光雄果勇毅智略過人今擁思歸之士乘戰勝之氣其鋒未易當也一云今以蕩四域之威擁歸師之銳鋒若猛火之爇於原弗可敵也將軍世受殊恩忠誠夙著立勲王室宜在今日行唐公洛上之從弟勇冠一時為將軍計者莫若奉為盟主以收攝衆望推忠義以總帥羣豪則光雖至不敢有異心也資其精銳東兼毛興西連王統楊璧合四州之衆掃凶逆於諸夏寧帝室於關中此桓文之舉也熙又弗從乃殺洛於西海光聞楊翰之謀懼不敢進杜進諫曰梁熙

文雅有餘機鑒不足終不能納翰之謀也願將軍不足憂之聞其上下未同宜在速進進而不捷請受過言之誅光從之進至高昌楊翰以郡迎降及至玉門梁熙傳檄責光擅命還師遣子鷹揚將軍胤與振威將軍南安姚皓别駕衛翰率衆五萬拒光於酒泉燉煌太守姚靜晋昌太守李純以郡迎降光報檄涼州責熙無赴難之誠數其遏歸師之罪遣彭晃杜進姜飛等為前鋒擊胤戰於安彌大敗之胤輕將麾下數百騎逃奔杜進追而

擒之於是西山胡夷皆來款附武威太守彭濟執熈請迎光乃殺熈涼州郡縣望風奔降獨建威將軍西郡太守索泮奮威將軍酒泉太守宋皓城守不下攻而執之並為光所殺光遂入姑臧自領涼州刺史護羌校尉表杜進為輔國將軍武威太守封武始侯自餘將佐封拜有差主簿尉祐姦佞傾險見棄前朝與彭濟同謀執熈光深見寵任乃譖誅姚皓及天水尹景等名士十餘人遠近頗以此失望人懷離貳光尋擢祐為寧遠將軍金

城太守祐次允吾襲據外城以叛祐從弟隨據鸇陰起兵應之光遣將軍魏真討隨隨敗奔祐光將姜飛又擊敗祐衆祐奔據興城扇動百姓夷夏多從之飛司馬張象參軍郭雅謀殺飛應祐發覺逃奔

太安元年春正月初苻堅之敗張天錫南奔其世子大豫為長水校尉略陽王穆所匿堅還長安穆將大豫俱奔河西依秃髮思復鞬思復鞬送之魏安至是魏安人焦松齊肅張濟等起兵數千迎大豫為主攻拔昌松郡

執太守王世强二月光遣輔國將軍杜進擊之進等敗績大豫遂進逼姑臧求决勝負王穆諫曰呂光糧豐城固甲兵精鋭逼之非利不如席卷嶺西厲兵積粟然後東向而爭不及期年光可平也大豫不從乃自號撫軍將軍涼州牧改元鳳凰以王穆為長史傳檄郡縣使穆求救於河西諸郡建康太守李隰祁連都尉嚴純及閻闕皆起兵應之有衆三萬保據楊塢夏四月大豫由揚塢進屯姑臧城西王穆率衆三萬及禿髮思復鞬子奚

千一作干等陣於城南光出擊大破之斬奚千等二萬餘級光謂諸將曰大豫若用王穆之言恐未可平也諸將皆曰大豫豈不及此耶皇天欲賛成明公八百之業故令大豫迷於良算耳光大悦賞賜金帛有差是時堅子丕以光為車騎大將軍涼州牧領護西羌大都督酒泉公使者没於後秦不能達秋九月光始聞苻堅為姚萇所害奮袂哀號三軍縞素大臨於城南傳檄諸州期孟冬大舉偽謚堅曰文昭皇帝長史百石已上服斬線三

月庶人哭泣三日冬十月光大赦境内建元太安十一月羣僚勸進光曰長蛇未殄方掃除國難不宜進位元台張大豫自西郡入臨洮驅畧百姓五千餘家保據俱城光將彭晃徐靈攻破之大豫奔廣武穆奔建康廣武人執大豫送之斬於姑臧市十二月光自稱使持節侍中中外大都督督隴右河西諸軍事大將軍領護匈奴中郎將涼州牧酒泉公

太安二年春正月姑臧大風析從申至辰遣中郎房晷

至晉昌祀風風穴羅什謂光曰不祥之風當有奸叛然不勞自定也秋八月甘露降於逍遥園白鸞翔於酒泉衆鸞成列而從之時王穆襲據酒泉自稱大將軍涼州牧光以郭黁讖言改昌松郡為東張掖郡冬十二月涼州大饑穀價踴貴斗米直錢五百文人相食死者大半光西平太守康寧自稱匈奴王殺河湟太守强禧阻兵以叛光屢遣兵討之不尅別將徐靈與張掖太守彭晃謀叛光遣將討靈靈奔於晃晃東結康寧西通王穆光欲

自擊晃諸將皆曰今康寧在南阻兵伺隙若大駕西行寧必乘虛出於嶺左晃穆未平康寧復至進退狼狽勢必大危光曰事勢實如卿言然我今不往是坐待其來也晃穆共相唇齒寧又同惡相濟若三寇連兵東西交至則城外皆非吾有大事去矣今晃叛逆始爾寧穆與之情契未密及其倉卒取之為易且隆替命也卿勿復言乃自率步騎三萬倍道兼行既至攻之二旬晃將寇顗斬關納光遂拔其城誅彭晃初王穆之起兵也遣使

招燉煌處士郭瑀瑀歎曰臨河救溺不卜命之短長脉病三年不豫絶其飧饋魯連在趙義不結舌況人將左衽吾安忍不救之乃與同郡索嘏起兵五千運粟三萬石以餉穆穆以瑀為太府左長史軍師將軍嘏為燉煌太守瑀雖居元佐而口詠黄老冀功成世定追伯成之蹤既而穆惑於讒間忌嘏威名率衆伐嘏瑀諫曰昔漢定天下然後誅功臣今事業未建而誅之立見麋鹿遊于此庭矣穆不從瑀出城大哭舉手謝城曰吾不復見

汝矣還而引被覆面不與人言不食七日輿疾而歸旦夕祈死夜夢乘青龍上天至屋而止寤而嘆曰龍飛在天今止於屋屋之為字尸下至也龍飛屋上尸至吾其死也古之君子不卒內寢況吾正士乎遂還酒泉南山赤崖閣飲氣而卒光聞穆之伐謏謂諸將曰二虜相攻此成擒也將攻之諸將咸以為不可光曰取亂侮亡武之善經不可以憚累征之勞而失永逸之機也遂率步騎二萬攻酒泉克之進次涼興穆引師東還路中衆散

穆單騎奔辟馬辟馬令郭文斬首送之龜兹國使至獻
寶貨竒珍汗血馬光臨正殿設㑹文武博戲
太安三年春正月光信讒言殺武威太守杜進他日與
羣僚讌洒酣語及政事時刑法峻重參軍京兆段業進
曰嚴刑重憲非明王之義也光曰商鞅之法至峻而兼
諸侯吳起之術無親而楚以覇何也業曰起喪其身鞅
亡其家皆殘酷之致也明公受天眷命方開建大業景
行堯舜猶懼不濟奈何欲以商申之末法臨道義之神

州豈此州士女所望於明公哉光改容謝之於是下令

責躬乃崇寬簡之政是年燉煌太守宋歆送同心梨陳

平仲涼州記作陳冲得玉璽獻之博三寸長四寸直看無文字

向日視之字在腹中有三十四字言光當王又白雀巢

於陽川令蓋敏屋光下令諸臣為之賦時獻詩及賦者

凡百餘人

麟嘉元年春正月張掖金澤縣有麟見百獸皆從光以

為已瑞於是羣僚奉表請崇進名號遂以晋孝武太元

十四年二月僭即三河王位於南郊置百官自丞郎已下猶攝州縣事大赦境内改元麟嘉光妻石氏子紹弟德世自仇池來至姑臧光迎於城東大饗羣臣立石氏為王妃子紹為世子讌羣臣於内苑新堂遣市王璽於于闐冬十月遣弟左將軍他子武賁中郎將纂討北虜匹勤於三巖山大破之是年造刀一口銘其背曰麟嘉長三尺六寸

麟嘉二年秋九月太廟新成追尊高祖為敬公曾祖為

恭公祖為宣公父為景昭王母為昭烈妃中書侍郎楊頡上疏請依三代故事追尊呂望為始祖永為不遷之廟光從之是歲馬耆國王龍熙遣子入侍張掖督郵傅曜考覈郡縣而丘池令尹興殺之投諸空井曜見夢於光曰臣張掖郡小吏案校諸縣而丘池令尹興贓狀狼籍懼臣言之殺臣投於南亭空井中臣衣服形狀如是光寤而猶見久之乃滅遣使覆之如夢光怒殺興

麟嘉三年春二月著作郎段業以光未能揚清激濁使

賢愚殊貫因療疾於天梯山作表志詩九歎七諷十六篇以諷之光覽之而悅署業為建康太守冬十月金城王乞伏乾歸遣南羌彭奚念入攻白土都尉孫峙退奔興城光遣兵乘虛伐金城乾歸聞之引兵而去光亦引還

麟嘉四年秋八月光遣南中郎將方及弟右將軍寶振威將軍楊範强弩將軍竇苟攻乞伏乾歸於金城方屯河北寶進師濟河為乾歸所敗寶及將士死者萬餘人

光又遣武賁中郎將纂及竇苟率步騎五千南攻彭奚念戰於盤夷纂大敗而歸光遂率兵親討復遣纂及揚武將軍略陽楊軌建中將軍沮渠羅仇建武將軍梁恭軍於左南奚念大懼乃於白土津累石為堤以水自固遣精兵一萬拒守河津光遣將軍王寶潛趨上津夜渡湟河光濟自石堤攻尅枹罕奚念單騎奔甘松光振旅而還

麟嘉五年春正月初光徙西海郡人於諸郡至是謡曰

朔馬心何悲念舊心中勞燕雀何徘徊意欲歸故巢頃之遂相扇動復徙之於河西樂都秋七月羣議以高昌雖在西垂地居形勝外接胡虜易生翻覆宜遣子弟鎮之光以子覆為使持節鎮西將軍都督玉門巴西諸軍西域大都護鎮高昌命大臣子弟隨之

麟嘉六年春正月光遣使拜禿髮烏孤假節冠軍大將軍河西鮮卑大都統廣武郡侯夏六月光帥衆十萬伐西秦王乞伏乾歸乾歸遣使稱藩以子勑勃為質光引

兵還 勑勃西秦 錄作勃勃

龍飛元年夏六月五龍見於浩亹羣臣咸賀勸光稱尊光於是以晋太元二十一年僭即天王位大赦境內殊死已下改元龍飛備置郡司立世子紹為太子封庶長子纂為太原公秦州刺史弟延為天水公弘為常山公其餘子弟為公侯者十七人署中書令王詳為尚書左僕射著作郎段業等五人為尚書又遣使拜禿髮烏孤為征南大将軍益州牧左賢王冬十月西秦涼州牧乞

伏軻彈與秦州牧乞伏益州不平彈率衆來奔光下書曰乾歸狼子野心前後反覆朕方東清秦趙勒銘會稽豈令豎子鴟峙洮南且其兄弟內相離間可乘之機無過今也其勑中外戒嚴朕當親討

龍飛二年春正月光大舉攻西秦師次於長最乾歸羣下請東奔成紀以避之乾歸曰軍之勝敗在於巧拙不在衆寡光兵雖衆而無法其弟延勇而無謀不足憚也且其精兵盡在延所延敗光自走矣二月光使太原公

纂率楊軌實尚等步騎三萬攻金城乾歸率衆二萬來救光遣將軍王寶等率騎五千邀之乾歸懼而不進遂拔金城執太守衛鞬鞬瞑目謂光曰吾寧守節斷頭誓不為降虜也光善而免之光又遣將軍梁恭金石生與秦州刺史没奕干以甲卒萬餘出陽武下峽攻其東夫水公延以枹罕之衆攻臨洮武始河關皆尅之乾歸因大震泣歎曰死中求生正在今日也乃縱反間紿延云乾歸衆潰東奔成紀延欲引輕騎追之司馬耿稚諫曰

乾歸雄勇過人權略難測破王廣尅楊定皆羸師以誘之雖蕞爾小國亦不可輕也困獸猶鬬况乾歸安肯望風自潰乎且告者視高而色動必有姦計今宜整部陳而前使步騎相接徐俟後軍畢集然後擊之可一戰滅也延不從進與乾歸相遇戰敗死之耿稚及將軍姜顯收集散卒還屯枹罕光亦引兵還於姑臧夏四月初張掖臨松盧水胡沮渠羅仇匈奴沮渠王之後也世為部帥光以羅仇為尚書從伐西秦及延敗死羅仇弟三河

太守沮渠麴粥謂羅仇曰主上荒耄信讒今軍敗將死正其猜忌智勇之時也吾兄弟素為所憚與其經死溝瀆孰若勒兵向西平出苕藋奮臂大呼涼州不足定也羅仇曰理如汝言但吾家累世忠孝為一方所歸寧人負我無我負人也未幾光果殺羅仇及麴粥羅仇弟子蒙遜求師喪還葬鄉里諸部會葬者萬人蒙遜哭謂衆曰呂主昏荒無道多殺不辜吾自上世雄視河西今欲與諸部雪二父之恥復上世之業何如衆多從之遂殺

光護軍馬邃攻拔臨松郡屯據金山大為百姓之患蒙遜從兄男成先為光將守晉昌聞蒙遜起兵逃奔貲虜扇動諸夷衆至數千進攻福祿建安將軍寧戎護軍趙策擊敗之男成退奔樂涫五月光遣太原公纂率衆二萬擊敗蒙遜於忽谷酒泉太守壘澄率將軍趙策趙陵步騎萬餘討男成於樂涫戰敗澄策死之男成進攻建康遣人說建康太守段業曰呂氏政衰權臣擅命刑罰失中人不堪役一州之地叛者連城瓦解之形昭然在

目百姓嗷然無所依附府君奈何以蓋世之才欲立忠

於垂亡之國乎男成等既唱大義欲屈府君俯臨鄯州

使塗炭之餘獲來蘇之惠何如業不從相持二旬外救

不至郡人高逵史惠等言於業曰今孤城獨立臺無救

援府君雖心過田單而地非即墨宜思髙算轉禍為福

業先與光侍中房晷僕射王詳不平懼不自容乃許之

自稱大都督龍驤大將軍涼州牧建康公光命太原公

纂將兵五萬討業時謂業等烏合纂有威聲勢必克全

光以問羅什什曰觀察此行未見其利既而蒙遜進屯臨洮為業聲援戰於合離纂兵大敗秋八月光散騎常侍西平郭麐以光年老知其將敗遂與僕射王詳起兵作亂詳為內應事發光乃誅詳麐遂據東苑以叛民間皆言聖人舉兵事無不成從之者甚衆麐以為代呂者王乃推王乞基為主光馳使召纂討麐纂將還諸將勸纂曰段業聞師迴必躡軍後若潛師夜還庶無後患也纂曰業雖憑城阻衆無雄畧之才若夜潛還適足張其

姧志耳乃遣使告業曰郭麐作亂吾今還都卿能决者可早出戰遂棄大軍先將輕騎引還業亦不敢出纂司馬楊統謂其從兄桓曰郭麐明善天文起兵其當有以京城之外非復朝廷之有纂今還都復何所補請除纂勒兵推兄為盟主西襲呂弘據張掖號令諸郡亦千載一時也桓怒曰吾聞臣子之事君親有隕無二吾為呂氏臣安榮其禄危不能救豈可復增其難乎呂氏若亡吾為弘演矣統懼至番禾奔歸於麐麐遣軍邀纂於白

石纂大敗光西安太守石元良率步騎五千赴難與纂共擊黁軍破之遂入姑臧涼人張捷宋生等招集戎夏三千餘人反於休屠城與黁共以書箋招誘後將軍楊軌推為盟主軌性粗直不慮黁之傾危西河太守程肇諫曰將軍之與呂王可謂臭味是同今欲釋同心託異類背龍頭從蛇尾非將軍之髙算也願將軍熟思之軌不從乃自稱大將軍涼州牧西平公纂擊黁將王斐於城西大破之黁勢漸衰遣使請救於秃髮烏孤九月烏

孤使弟驃騎利鹿孤率騎五千援磨冬十一月光遣楊軌書曰自羌胡不靖郭磨叛逆南藩安否音問兩絕行人風傳云卿擁逼百姓為磨唇齒卿雅志忠貞有史魚之操鑒察成敗遠侔古人豈宜聽納姦邪以虧大美陵霜不彫者松柏也臨難不移者君子也何圖松柏彫於微霜而雞鳴已於風雨郭磨巫卜小數時或誤中考之大理率多虚謬朕宰化寡方澤不逮遠致世事紛紜百城離叛戮力一心同濟巨海者望之於卿也今中倉積

粟數百千萬東人戰士一當百餘入則言笑晏晏出則步武涼州呑磨咀業綽有餘暇但與卿形雖君臣心過父子朕欲全卿名節不使貽笑將來卿三思之軌不荅龍飛三年春二月楊軌以司馬郭緯為西平相率步騎二萬北赴郭磨秃髮傉檀亦率騎一萬助之軌至姑臧營於城北三月太原公纂將兵擊軌郭磨帥衆來救纂敗引還弘業使沮渠蒙遜攻西郡執其太守呂純純光之弟子也於是晋昌燉煌等郡並降於業夏六月楊軌

自恃士馬之盛議欲與光大決成敗麐每以天文裁止之常山公弘鎮張掖業使輔國將軍沮渠男成及酒泉太守王德來攻光遣太原公纂迎之軌謀於衆曰呂弘精兵一萬若與纂合則敵強我弱養獸不討將為後患乃與秃髮利鹿孤共邀纂纂與戰大破之軌奔王乞基郭麐聞軌敗東走魏安降於乞伏乾歸常山公弘為業所攻引兵棄張掖東走業將兵追弘弘擊敗之業遂城西安以別將臧莫孩為太守太原公纂又擊敗之冬十

月建武將軍李鸞以興城降於禿髮烏孤
龍飛四年夏五月太子紹太原公纂將兵伐段業業乞
救於禿髮烏孤烏孤遣驃騎利鹿孤及楊軌救之紹以
業等軍盛欲從三門關挾山而東纂曰挾山示弱取敗
之道不如結陣衝之彼必憚我而不戰也紹乃引軍而
南業按兵不動紹等亦引而還秋九月光寢疾冬十二
月光疾甚立太子紹為天王自號太上皇帝以太原公
纂為太尉常山公弘為司徒謂紹曰吾疾病雖增恐將

不濟今國家多難三寇闚閫迭伺國隙吾沒之後使纂統六軍弘管朝政汝恭己無為委重二兄庶幾可濟若內相猜貳釁起蕭牆則晉趙之變旦夕至矣又謂纂弘曰永業才非撥亂直以立嫡有常猥居元首今外有強寇人心未寧汝兄弟輯穆則祚流萬世若內自相圖則禍不旋踵纂弘泣曰不敢有異心又執纂手戒之曰汝性粗暴深為吾憂開基既難守成不易善輔永業勿聽讒言是日光卒時晉安帝隆安三年也光年六十三在

位十四年偽諡懿武皇帝廟號太祖墓號高陵

十六國春秋卷八十一

# 十六國春秋卷八十二

## 後涼録二

### 吕紹

吕紹字永業光之嫡子也麟嘉元年與母石氏至自仇池遂立為世子光僭即天王位進為太子光死紹秘不發喪庭兄太原公纂乃排閤而入哭之盡哀拂衣欲出紹懼為纂所害以位讓之曰兄功高年長宜承大統願

兄勿疑纂曰臣雖年長陛下國家之冢嫡也臣安敢奸之不可以私愛而亂大倫紹固讓纂纂不許紹遂嗣偽位驍騎將軍吕超言於紹曰纂統戎積年威震内外臨喪不哀步高視遠觀其舉止似亂常度恐成大變宜早除之以安社稷紹曰先帝顧命言猶在耳奈何棄之且兄弟至戚寧有此乎吾以弱年負荷大任方賴二兄以寧國家縱其圖我我視死如歸終不忍有此意也卿慎勿言超曰纂威名素著安忍無親今不圖之後必噬臍

矣紹曰吾每念袁尚兄弟未嘗不痛心切齒忘寢與食寧坐而死豈忍行之超曰聖人稱知幾其神陛下臨機不斷臣見大事去矣既而纂見紹於湛露堂超執刀侍側目纂請收之紹弗許纂遂與常山公弘率壯士數百攻紹紹登紫閣自殺追謚隱王先是光未亾時有鬼叫於都街曰兄弟相滅百姓斃徼吏尋視之則無所見其年光死紹立五日為纂所殺

呂纂

呂纂字永緒光之庶長子也母趙淑媛纂性粗暴少便弓馬好鷹犬苻堅時入太學不好讀書唯以交結公侯聲樂為務太安元年堅亂西奔上邽轉至姑臧拜虎賁中郎將秦州刺史封太原公先是光欲立弘為世子會聞紹在仇池乃止弘既有憾於紹遣尚書姜紀密告纂曰先帝登遐主上闇弱未堪多難兄總攝內外威恩素著宜為社稷計不可狥小節也輙欲遠追廢昌邑之義以兄為中宗何如纂從之於是夜率壯士數百踰北城

攻廣夏門弘率東苑之衆斫洪範門左衛將軍齊從守融明觀抽劍斫纂不中被擒紹遣武賁中郎開率禁兵拒戰於端門驍騎將軍超率衆二千赴難衆素憚纂皆不戰自潰纂入自青角門升謙光殿紹自殺於紫閣超出奔廣武纂憚弘兵強以位讓宏宏曰向以紹弟也而承大統衆心不順是以違先帝遺命而廢之慙負黄泉今復踰兄而立豈弘之本志乎復何面目以視息世間大兄長且賢威名振於二寇宜速即大位以安國家纂

乃使弘出告衆曰先帝臨終受詔如此羣臣皆曰苟社稷有主誰敢違者遂僭即天王位大赦境内改元咸寧尊嫡母石氏為王太后生母趙氏為太后署常山公弘為使持節侍中大都督都督中外諸軍事大司馬車騎大將軍司隷校尉録尚書事改封番禾郡公其餘封拜各有差叔父征東將軍方鎮廣武纂遣使謂方曰超實忠臣義勇可嘉但不識國家大體權變之宜方賴其忠節誕濟世難卿可以此意諭之超乃上疏陳纂罪復其

爵位

咸寧二年春三月大司馬番禾公弘自以功名崇重恐不為纂所容纂亦以弘功高地逼深忌嫉之宏以東苑之兵作亂刼尹文楊桓以為謀主請宗爕俱行爕固辭之遂率兵攻纂纂遣將軍焦辨擊之弘衆潰出奔廣武纂縱兵大掠悉以東苑婦女賞軍弘之妻女亦為士卒所辱纂笑謂羣臣曰今日之戰何如侍中房晷對曰天禍凉室釁起戚藩先帝始崩隱王以幽逼致殂山陵甫

訖大司馬以驚疑肆逆京邑流血昆弟接刃雖弘自取
夷滅亦由陛下無棠棣之恩宜省己責躬以謝百姓而
反縱兵大掠因辱士女釁自弘起百姓何罪且弘妻陛
下之弟婦弘女陛下之姪女也奈何使無賴小人汚辱
為婢妾天地神明豈忍見此因歔欷悲泣纂改容謝之
乃召弘妻及男女置於東宮厚撫之弘將奔禿髮利鹿
孤道過廣武詣征東將軍方方見之大哭曰天下甚寬
汝何為至此乃執弘繫獄馳使告纂纂遣力士康龍就

拉殺之是月立妃楊氏為皇后以后父桓為散騎常侍尚書左僕射涼都尹封金城侯夏四月慕將伐禿髮利鹿孤中書令楊頴諫曰夫起師動衆必參之天人苟非其時聖賢所不為也利鹿孤上下用命國未有釁不可以伐今宜繕甲養銳勸課農桑待可乘之機然後一舉蕩滅比年多事公私罄竭不深根固本恐為患將來願抑赫斯之怒思萬全之策慕不從遂師衆度浩亹河利鹿孤遣弟傉檀來拒戰於三堆慕衆敗績失士卒二千

餘人六月纂將西襲張掖尚書姜紀諫曰方今盛夏農事方殷百姓廢農所利者少所喪者多若師至嶺西虜必乘虛寇掠都下將若之何宜且廻師以為後計纂曰虜無大志聞吾西征正可自固耳今速襲之可以得志遂進圍張掖略地建康傉檀聞之率萬騎襲姑臧纂弟隴西公緯憑北城以自固傉檀曜兵於青陽門虜掠八千餘戶而去纂聞之引還秋九月征東將軍方率廣武民三千餘戶奔利鹿孤是年有猪生子一身三頭又有

龍出東廂井中到殿前蟠卧比旦失之纂以為美瑞號大殿為龍翔殿又有黑龍行於當陽九宫門改為龍興門鳩摩羅什獨以為灾言於纂曰比日潛龍出游豕妖見異龍者陰類出入有時而今屢見則為災青將有下人謀上之變宜克已修德以答天戒纂不納涼州一作邪序不知人胡㩀一作胡安枚何解盗發張駿墓見駿貌如生得真珠簏箔雲母屏風琉璃榼白玉樽受三升赤玉簫紫玉笛珊瑚鞭馬瑙鍾黄金勒水陸奇珍不可勝紀纂誅㩀黨

五十餘家遣使吊祭駿并繕修其墓

咸寧三年春二月纂昏虐任情游田無度荒躭酒色不恤政事太常楊頴諫曰臣聞皇天降監惟德是與德由人弘天應以福故勃焉之美奄在聖躬大業已爾當以道守之廓靈基於日新邀洪福於萬世自陛下龍飛疆宇未闢崎嶇二嶺之内綱維未振於九州陛下不競競夕惕經略四方以成先帝之遺志拯蒼生於荼毒一作蓼而更飲酒過度出入無恒宴安游盤之樂沉湎樽酒之

間不以寇讐為慮臣竊危之糟丘酒池洛汭不返皆陛

下之殷鑒臣嘗先帝夷險之恩故不敢避干將之戮慕

謝曰朕之罪也不有直亮之臣誰匡邪僻之君然昏虐

自任雖有此諫終不能改常與左右因醉騁馳遊獵或

馬奔於坑塹之間殿中侍御史王回中書侍郎王儒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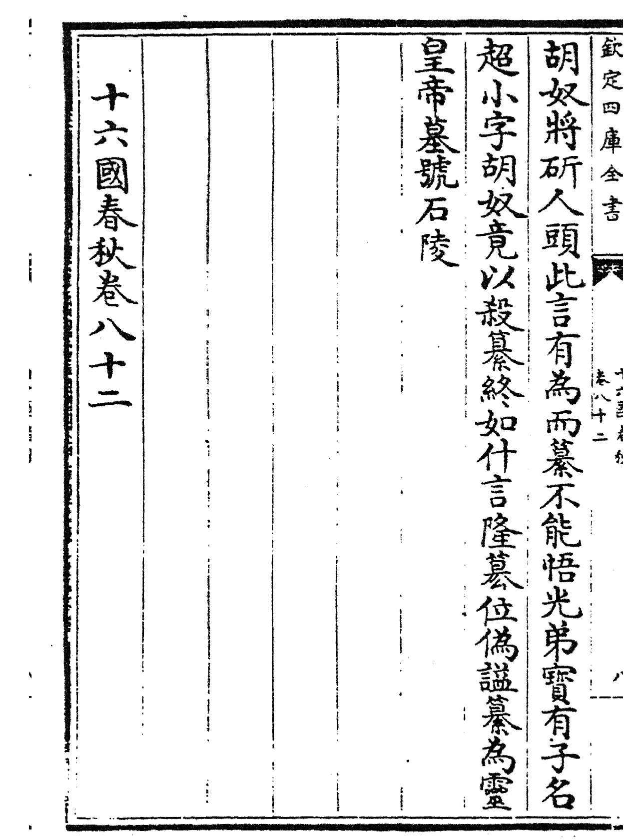
馬諫曰千金之子坐不垂堂萬乘之主清道而行柰何

去輿輦之安冒奔馳之危銜橜之變動有不測之禍愚

臣竊所未安敢以死爭願陛下遠思 遠思二字段龜龍涼州紀作宜憶

表盎攬轡之言不令臣等受譏千載纂不納纂番禾太守超擅擊鮮卑思盤思盤遣弟乞珍訴超於纂纂召超及思盤皆入朝超至姑臧大懼深自結於殿中監杜尚纂見超怒責之曰卿恃兄弟桓桓乃敢欺吾要當斬卿天下乃定超頓首曰不敢纂本以恐愒超實無意殺之因引超思盤及諸臣同讌於内殿超兄中領軍隆屢勸纂酒已至昏醉乘步輓車將超等遊禁内至琨華堂東閤車不得過纂親將竇川駱騰倚劍於壁推車過閤超

取劍擊纂纂下車擒超超刺纂洞胷奔於宣德堂川騰
與超格戰超殺之纂妻楊氏命禁兵討超杜尚止之皆
納兵舍杖將軍魏益多斬取纂首以狗曰纂違先帝之
命殺太子而自立荒耽酒獵昵近小人輕害忠良以百
姓為草芥番禾太守超以骨肉至親懼社稷顛覆順人
心而除之上以安宗廟下為太子報仇凡我士庶同兹
休慶纂在位三年死纂未死時嘗與鳩摩羅什博戲或
共圍棋殺羅什子曰斫胡奴頭羅什曰不能斫胡奴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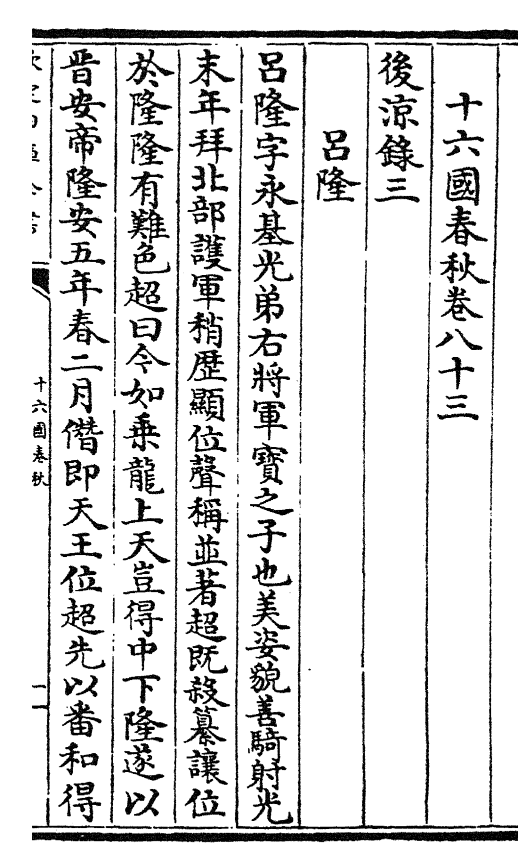






胡奴將斫人頭此言有為而纂不能悟光弟寶有子名超小字胡奴竟以殺纂終如什言隆纂位偽謚纂為靈皇帝墓號石陵

十六國春秋卷八十二





# 十六國春秋卷八十三

## 後涼錄三

### 呂隆

呂隆字永基光弟右將軍寶之子也美姿貌善騎射光末年拜北部護軍稍歷顯位聲稱並著超既殺篡讓位於隆隆有難色超曰令如乘龍上天豈得中下隆遂以晉安帝隆安五年春二月僭即天王位超先以番和得

小𡵍以為神瑞大赦境内殊死以下改元神鼎追尊父寶為文皇帝母衛氏為皇太后妻楊氏為皇后以弟超有佐命之勲拜使持節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輔國大將軍司隷校尉錄尚書事封安定公二月右僕射楊桓奔河西利鹿孤任為左司馬利鹿孤率衆來攻隆與戰敗績掠其民二千餘户而去夏五月隆殘虐無度多殺豪望以立威名内外囂然人不自保魏安人焦朗遣使說秦隴西公姚碩德曰呂氏因秦之亂制命此州自武

皇棄世兄弟相攻德刑不恤殘暴是先饑饉流亡死者過半惟泣訴昊天而精誠無感伏惟明公道邁前賢任尊分陝宜兼弱攻昧經畧此方救生靈之沉溺布徽政於玉門篡奪之際為功不難不可失也乃遣妻子為質碩德遂率步騎六萬來伐秋七月碩德自金城渡河直趨廣武至姑臧隆遣輔國大將軍超龍驤將軍邈等出戰大敗遁還邈為碩德所擒所失萬計隆收集離散嬰城固守巴西公佗率東苑之衆二萬五千降秦閏月時

熒惑犯帝座有雀羣鬬於太廟死者數萬姑臧受圍累月東方之人在城中者多謀外叛將軍魏益多又唱動羣心乃謀殺隆超事發誅之連坐死者三百餘家於是羣臣表求與秦通和隆弗許安定公超諫曰通塞有時艱泰相襲孫權屈身於魏譙周勸主迎降豈非大丈夫哉勢屈故也天錫承七世之資樹恩百載武旅十萬謀士盈朝秦師臨境識者導以見機若愎諫自專社稷為墟前鑒不遠我之元龜何憚尺書單使不以危易安且

令卑辭以退敵敵去之後內修德政廢興由人何損大略隆曰吾雖常人屬當國家之重不能嗣守成基保安社稷乃以太祖之業委之於人復何面目見先帝于地下乎超曰應龍以屈伸為靈聖人以知機為美今連兵積歲糧儲內竭強寇外逼百姓嗷嗷無糊口之計一作寄假使張陳韓白亦復無如之何陛下當思權變屈伸割區區常慮若卜世未窮何憂舊業之不復苟天命去矣亦可以保全宗族不然坐守困窮終將何如隆乃從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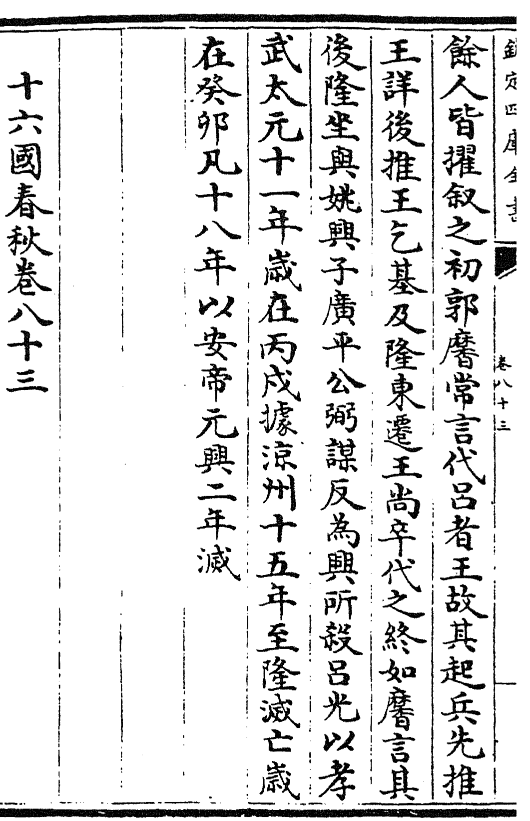
九月遣使請降於秦秦遣鴻臚桓敦拜隆為使持節鎮西大將軍都督河西諸軍事涼州刺史建康公優詔嘉美之於是遣母弟愛子文武舊臣慕容筑楊頴史難閻松等五十餘家入秦為質碩德乃還冬十二月定安公超攻姜紀不剋遂攻焦朗於魏安朗遣弟子嵩為質於河西王利鹿孤利鹿孤遣傉檀來援比至超已退傉檀乃曜兵姑臧壁於胡阬超夜遣中壘將軍王集帥精騎二千斫營傉檀縱兵逆擊集被殺失兵士三百餘人隆

懼僞與傉檀通好請於苑內結盟傉檀遣鎮北俱延入
盟延疑有伏毀苑墻而出伏兵擊之延失馬步還傉檀
怒遂攻昌松太守孟禕於顯美隆遣廣武將軍苟安國
寧遠將軍石可率騎五百救之安國等憚傉檀之强遁
還傉檀遂剋顯美執孟禕而去
神鼎二年春二月興遣兼散騎常侍席確來觀虛實因
徵隆弟超為質沮渠蒙遜率衆來伐隆遣使求救於河
西王利鹿孤利鹿孤遣車騎大將軍傉檀率衆一萬救

之未至隆擊敗之蒙遜請與結盟留穀萬餘斛以賑饑人是時姑臧大饑穀價踴貴斗米直錢五千文人相食饑死者十餘萬口城門晝閉樵採路絶百姓請出城乞為夷虜奴婢者日有數百隆惡其沮動衆心盡坑之積尸盈於路衢戶絶者十有九焉冬十月河西王傉檀復攻隆於姑臧

神鼎三年秋七月河西王傉檀及沮渠蒙遜亟出兵來攻隆以二寇之逼念姑臧終無以自存乃遣超率騎二

百多齎珍寶請迎於秦姚興遂遣徐難等率步騎四萬來迎軍至姑臧隆素車白馬迎於道旁難以司馬王尚行涼州刺史配兵三千權鎮姑臧分置守宰以戍倉松番禾二城隆使呂胤告光廟曰陛下往運神畧開建西夏德被蒼生威振遐裔枝嗣不臧迭相篡弒二虜交逼將歸東京謹與陛下奉訣於此歔欷慟泣酸感興軍隆遂率宗族僚屬及民一萬戶隨難東遷既至長安興以隆為散騎常侍尚書公如故超為安定太守文武三十



餘人皆擢叙之初郭麐常言代呂者王故其起兵先推王詳後推王乞基及隆東遷王尚卒代之終如麐言其後隆坐與姚興子廣平公弼謀反為興所殺呂光以孝武太元十一年歲在丙戌據涼州十五年至隆滅亡歲在癸卯凡十八年以安帝元興二年滅

十六國春秋卷八十三

# 十六國春秋卷八十四

## 後涼錄四

### 呂緯

呂緯纂之弟也封隴西公鎭北城初禿髮傉檀率衆襲姑臧緯固守北城兵不得入及纂爲超等所害或說緯曰超陵天逆上士衆不附明公以介弟之親仗大義之名投戈而起且姜紀焦辯在南城楊桓田誠在東苑皆

吾黨也何患不濟緯遂嚴兵謂叔父巴西公他曰隆超弑逆所宜擊之昔田氏之亂孔子隣國之臣猶抗言於哀公況今蕭墻有難而可坐觀乎他將從之他妻梁氏止之曰緯超俱兄弟之子何為舍超助緯自為禍首乎他乃謂緯曰超舉事已成據武庫擁精兵圖之甚難且吾老矣無能為也超聞登城告他曰慕信讒言將滅超兄弟超以身命之切且懼社稷覆亡故出萬死之計為國家唱義叔父當有以亮之超弟邈有寵於緯因說緯

曰篡殘國破家誅戮兄弟隆超此舉應天人之心正欲尊立明公耳方今明公先帝之長子當主社稷四海顒顒人無異議隆超雖不達臧否終不以孽代宗更圖異望也願公勿疑緯信之乃與隆超結盟單馬入城超執而殺之他尋叛降于秦

呂訓

呂訓光子也光征西域留於仇池具後仕楊難當為建忠將軍王師北伐訓衛倉儲以俟既剋難當署為駙馬

都尉奉朝請徙居内郡

光妻石氏

光妻石氏略陽氐人也初光之征西域留石氏於仇池麟嘉元年光僭稱涼王於姑臧石氏與子紹及弟德世來自仇池光乃迎於城東遂冊立為王后纂後尊位尊為王太后

纂妻楊氏

纂妻楊氏弘農人尚書右僕射楊桓之女也咸寧元年

立爲皇后楊氏美豔有義烈纂爲超所刺楊氏命禁兵討之殿中皆其黨與莫有應者將軍魏益多入斬纂首楊氏泣曰人已死如土石無所復知何忍復殘其形骸乎益多罵之楊氏與婢十數人殯纂於城西將出宫超恐其挾珍寶出外使人捜索之楊氏厲聲責曰爾兄弟不能和睦手刃相屠我旦夕死人用金寶何爲超慚而退又問楊氏玉璽所在楊氏怒曰已毁之矣超見其有色欲納之謂其父桓曰后若自殺禍及卿宗桓以言告

楊氏楊氏曰大人本賣女與氏以圖富貴一之已甚其可復使女辱於二氏乎桓不能强遂自殺謚曰穆后

紹美人張氏

張氏燉煌人本隱王紹之美人也清辯有操行姿色壯麗年十四紹見殺便請為沙門隆見而悦之欲汚其行遣中書郎裴敏說之張氏善言明理敏為之屈隆親逼之張氏欽祖曰欽樂至道故投身空門恐一旦辱於人諐不改節今見逼如此豈非命也於是升門樓自投於

地二膧俱折口誦佛經顏色自若俄然而卒

呂憲妻苻氏

呂憲纂之從叔也為建節將軍遼東太守妻苻氏年十五有姿色憲卒自殺

郭磨

郭磨西平人也少明式易善天文占候仕郡主簿張天錫末年苻氏每有西伐之問太守趙凝使磨筮之磨曰若郡內二月十五日失囚者東軍當至涼祚必終凝乃

申約屬縣至十五日鮮卑折掘送馬於凝凝疑其非駿

幽之內既鮮卑懼而夜遁凝以告磨磨曰是也國家將

亡不可復久苻堅末年當陽門震凉州刺史梁熙問磨

曰其祥安在磨曰為四夷之事也當有外國二王來朝

主上一當反國一死此城歲餘而鄯善及前部王朝於

苻堅前部王西歸鄯善王死於姑臧及光王河西西海

太守王楨以郡叛磨勸光襲之光左丞實曰千里襲人

自昔所難况王者之師天下所聞何可僥倖以邀成功

嚳不可從誤人大事嚳曰若其不捷嚳自伏鈇鉞之誅如其剋也左丞為無謀矣光從而剋之遂比之京管秦預機密遷散騎常侍兼太常光將伐乞伏乾歸嚳諫曰今太白未出不宜行師往必無功終當覆敗太史令賈曜以為必有秦隴之地及克金城光使曜詰嚳嚳密謂曜曰昨有流星東墜當有伏尸死將雖得此城憂在不守正月上旬河氷將解若不早渡恐有大變後二日而敗問至光引軍渡河既訖氷泮國人服其神驗甚信重

之後以光年老知其將敗會熒惑守東井謂僕射王詳一作祥曰於天文涼之分野將有大兵且主上老病太子冲闇太原公纂等凶悍一旦不諱禍亂必起以吾二人久居内要彼常切齒將為誅首恐禍及人深宜慮之田胡王乞基部落最强二苑之人多其故衆吾今欲與公共唱大義推乞基為主則二苑之衆盡為我有尅城之後徐更議之詳以為然麐遂以二苑之衆夜焼洪範門使詳為内應事洩麐據東苑以叛百姓聞麐起兵皆言

聖人起事事無不成故相率從之如不及旬日之間有衆數千光孫八人年幼悉在乳母抱中先在東苑礹之叛也悉虜而獲之及纂擊破礹軍礹恚甚盡投王孫於鋒刃之上枝分節解飲其血以盟衆觀者盡皆掩目寒心不忍視之而礹悠然自若遂與光相持時有逃人奔於礹稱呂統病死礹曰未也光統之命盡在一時後統死三日而光死礹嘗曰涼州譙光殿當有索頭鮮卑居之其後秃髮傉檀沮渠蒙遜迭據姑臧終如礹言礹性

褊酷不為士庶所附戰敗奔降西秦乾歸敗入仕姚興為太史令膺以滅姚者晉遂將妻子南奔為追兵所殺

## 杜進

杜進略陽氐也初為光裨將從伐西域討平龜茲及光引還涼州刺史梁熙責光擅命還師遣子胤率衆來拒光遣進等為前鋒迎擊胤將麾下數百騎來奔進追擒之胡夷款附光之定河西也進功居多表為輔國將軍武威太守封武始侯進既居都尹權高一時出入羽儀

與光相亞光甥石聰至自關中光曰中州人言吾政化何如聰曰但聞有杜進耳實不聞有舅也光黙然因此誅進

張資

張資仕光為中書監博學多才藝文翰温雅光甚器之資病光博營救療有外國道人羅義云能差資病光喜給賜甚厚鳩摩羅什知義誑詐乃告資曰義不能為益徒煩費耳冥運雖隱可以事試也遂以五色絲作繩結

之燒為灰末投之水中灰若出水還成結者病不可愈須臾灰聚浮出復繩本形義療無效少日遺死光悼惜之

任射

任射者光時得罪自匿為王欣家奴發覺應死射有奇巧王爾一作肅魯般之儔也故赦之及大殿歳久傾敗光募能正者射運巧致思不煩大工土木俱正

竇笥

賨苟略陽氏也以壯勇知名從光攻龜茲登雲梯入地道或時墮落蘇而復上光深奇之後以強弩將軍從中郎將方攻乞伏乾歸又從太原公纂率步騎五千南討彭奚念皆無所獲光親討乾歸苟又從纂率步騎三萬攻拔金城以功遷左衛將軍賜爵關内侯

侯瑾

侯瑾字子瑜能解鳥語光大安三年常出門見白雀巢陽川與黑雀列行慨然嘆曰今天下大亂君子小人相

共居馬遂去不知所之

齊從

齊從魏安人也仕光為左衛將軍守融明觀紹初嗣立纂與弘率壯士攻洪範門從逆問之曰誰也衆曰太原公從曰國有大故主上新立太原公行不由道夜入禁城將為亂耶因抽劍直前斫纂中額纂左右擒之纂曰義士也赦之勿殺及即偽位謂從曰卿前斫我一何甚也從泣曰隱王先帝所立陛下雖應天順時而微心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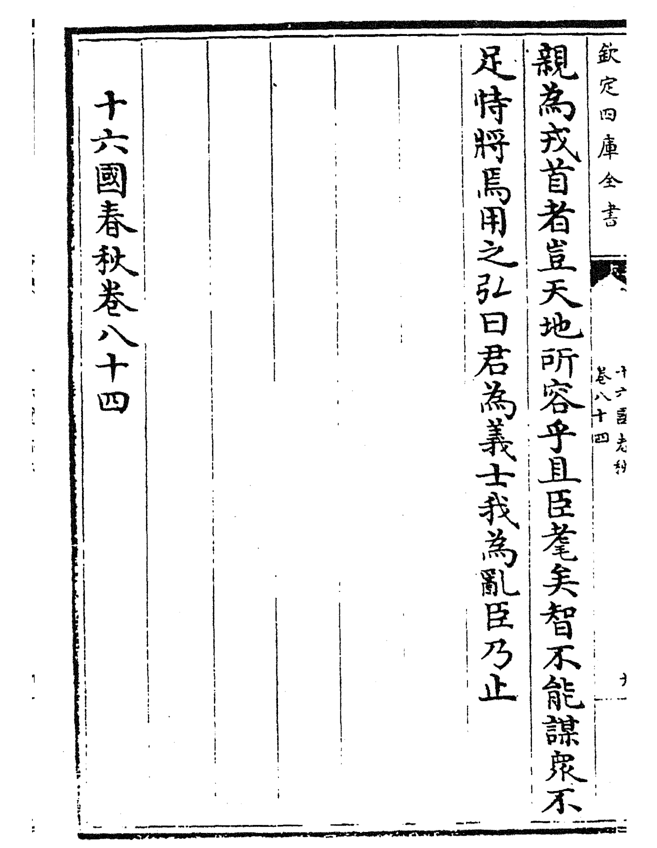
達此時惟恐陛下不死何謂甚也纂嘉其忠因善遇之

宋歆

宋歆姑臧人也仕為燉煌太守以德惠下境內肅清乃結同心之梨歆詣酒泉獻之光嘉其美瑞賞帛五十疋

宗燮

宗燮燉煌人仕纂為騎都尉尚書僕射大司馬弘起兵東苑劫尹文楊桓為謀主請燮俱行燮曰老臣受先帝大恩位為列棘不能隕身授命死有餘罪而復從殿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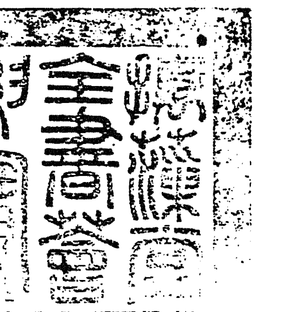


親為戎首者豈天地所容乎且臣耄矣智不能謀衆不足恃將馬用之弘曰君為義士我為亂臣乃止

十六國春秋卷八十四

謹案卷八十一第七頁前二行注今以蕩四域之
威據上光新破西域四疑作西
第十七頁後一行皆羸師以誘之刊本羸訛嬴今
改
卷八十三第一頁前八行超先以番和得小鼎據
前卷番禾太守超和應作禾
卷八十四第二頁後五行纂後纂位刊本纂訛篡
篡訛纂今改

第四頁前一行二腫俱折腫疑作脛



覆校官編修臣張秉愚

校對官編修臣裴　謙

謄錄監生臣范　楠